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七

孔氏頴達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於是封叔虞於唐南有

晉水

王氏應麟曰水經汾水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晉水出縣西懸甕山

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嚴氏

梁曰晉之遷徙不一歷歷可考自叔虞始封於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自晉陽徙曲沃八世至穆侯自曲沃徙絳十世至昭侯自絳徙翼自昭公以曲沃封桓叔至其孫武公并晉又自曲沃

絳徙

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

遺風焉

班氏固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張氏栻曰堯

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

其詩不謂之晉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十七

經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七

唐一之十

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

鄭氏康成曰今日大原晉陽是堯始居此

後乃遷河東平陽

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大

原大岳之野

孔氏穎達曰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境迫此二山故

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大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縣大岳之南大岳在河東名霍大山河東大

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大原大岳之野

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



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

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皇興表大原府即今大原府曲

沃今平陽府聞喜縣絳今平陽府翼城縣絳州今平陽府絳州並隸山西

集說

鄭氏康成曰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

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蘇氏轍曰晉詩而謂之唐以為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范氏處義曰晉之為晉久

矣而詩猶謂之唐蓋具二美焉一則以堯之遺澤在人心者萬世如一日故存唐之名示不忘堯也一則以見聖人之思古故凡有古之名號存於世者不輕變易也○劉氏瑾曰叔虞河唐

變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

蟋蟀在堂歲聿

允橘反

其莫

音慕

今我不樂

音洛下同

日月其除

直慮反

無已大

音泰

康職思其居

叶音據

好

呼報反

樂無荒良士

瞿瞿

俱具反

集傳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

角翅或謂之促織

陸氏璣曰蟋蟀一名蝥一名蜻蛚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

懶婦驚是也

九月在堂聿遂莫晚

孔氏穎達曰七月之篇說蟋蟀云九月在戶此

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時當九月歲末為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

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

朱氏公遷

曰顧其後也

○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

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

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集說

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

說無已大康職思其居○輔氏廣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姚氏舜牧曰士農工商各有其職各有其居就其職而思其居則必各止其所無然遊縱以荒其職矣○張氏彩曰此詩大意謂窮窘迫促非

可久之道如此歲暮休藏之時曷嘗不可為樂惟無
至於大康而忘其當修之豫備則樂亦何妨於事哉
觀彼瞿瞿之良士何嘗
不樂但不至於荒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叶力制反

無已

大康職思其外

叶五墜反

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俱衛反

集傳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
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

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

歐陽氏修曰職思其外者謂廣為周慮也

○蘇氏輟曰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

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孔氏穎達曰釋詁云

蹶動也釋訓云蹶蹶敏也○
朱氏公遠曰動即勤動之義

集說

輔氏廣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常思慮在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

吐刀反叶
佗侯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集傳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

孔氏穎達曰春

官中車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蘇氏轍曰歲晚則入居於室而役車止慆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

至於淫所以安也

季氏本曰休休以安為念亦懼意也

集說

黃氏佐曰既思職內之事又思職外之事內外

遠而又在近所謂謹備其所憎禍常生於所愛則亦不可不思慮也如此則思患豫防無所不至矣焉有不安者乎

總論

劉氏瑾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於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

大康則能不淫於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鄒氏泉曰此詩言愈繁而意愈切首言居猶是本分常事未及其餘也次言外則及其餘矣然猶是過而備之耳未切於憂也言憂則操心危慮患深常在多凶多懼之地而比上之思備其餘者益切矣

蟋蟀三章章八句

集說

張子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

惟晉詩此意為多可以意求○劉氏瑾曰自堯而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恩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山有樞

鳥侯昌朱二反

隰有榆

夷周以朱二反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力

力俱二反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祛尤虧于二反

宛

於阮反

其死矣他人

是愉

他侯以朱二反

集傳興也樞莖

音垺

也今刺榆也

呂氏祖謙曰陸璣疏云樞其針刺如拓其

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榆白粉也

呂氏祖謙曰爾

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粉

婁亦曳也

孔氏頴達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

同為一事○黃氏一正曰曳婁蓋服衣裳而行動之意

馳走驅策也

孔氏頴達曰走馬謂

之馳策馬謂之驅

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荅前篇之

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

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

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

意愈蹙矣

集說

朱子曰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

隲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劉氏瑾曰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為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答前篇為樂之意而意則愈蹙矣

○山有栲

音考叶去九反

隲有杻

女九反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蘇叶

反后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叶去九反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叶補反

集傳興也栲山樗

勅居反

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

孔氏

曰郭璞曰栲似樗生山中亦類漆樹俗語曰樗樗栲漆相似如一

杻檣

音億

也葉似杏

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

也

陸氏璣曰柎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揀而細葉正白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

考擊也

保居有也

范氏處義曰他人是保謂保而有之也

集說

孔氏頴達曰上云他人是愉為得己樂以為樂此云他人是保為得己之安以為安也

○山有漆

音七

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洛音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集傳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總論

輔氏廣曰蟋蟀但言不可不及時以自樂而遂相戒以為不已過於樂乎則是初未必敢為樂

也故國入又作山有樞之詩以答其意而寬其憂然其所謂樂者豈或至於溺情極欲流而不反者哉觀於唐風之所謂樂或不及而失於憂然愈於過而流於奢者多矣○謝氏枋得曰始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許氏謙曰蟋蟀以為不可過於樂而豫防事變憂患之不測其憂固已深矣然其勤儉自守思患豫防其意猶可制而此詩所思又若朝不謀夕者故曰憂愈深而愈覺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集說

呂氏祖謙曰前漢地理志云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

慮○輔氏廣曰以此詩為荅前篇之意而寬其
憂則句句有落有意味此義蓋自先生發之
然亦因天保為報上之詩故并
既醉假樂諸篇皆得其正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

子洛反

素衣朱襮

音博

從子于沃

叶鬱反

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

音洛

集傳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

丹朱純也

音準

孔氏穎達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郭璞曰繡刺黼文以襮領是襮為領也郊特

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夫中衣亦用素不必以

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

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

陸氏德明曰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
○嚴氏粲曰疏曰昭公伯文侯仇之子
封其叔父成

師于曲沃是為桓叔

孔氏穎達曰封沃者使專有之
別為沃國不復屬晉地理志云

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應劭曰
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其後沃盛強而晉微

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

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

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
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

國如曰石鑿鑿然其民從而樂之○蘇氏轍曰昭公
始封桓叔於曲沃沃盛強昭公微弱雖欲去之而不

可得矣譬如揚水以求其能流雖物之易流者有不能流矣而況於石乎祇以益其鑿鑿耳民知昭公之不振也故將具諸侯之衣以從桓叔于沃

附錄

嚴氏聚曰水喻昭公石喻桓叔又設為國人相語之辭言以素絲為中衣以丹朱為緣以繡黼

為頌此諸侯之服也今子欲奉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桓叔則如何不樂乎子指叛者設言其人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為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詞以泄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早為之備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

胡老反叶胡暴反

素衣朱繡

叶先反

從子于

鵲

叶居反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叶一反

集傳比也朱繡即朱褱也

毛氏萇曰繡黼也○孔氏穎達曰傳言繡黼者謂於

繒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鵠曲沃邑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晉封桓叔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

利新反

我聞有命

叶彌井反

不敢以告人

集傳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

毛氏萇曰粼粼清澈也○許氏慎曰水生

厓石間粼粼也

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隱也桓叔將

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

蘇氏轍曰命桓叔之政命也

○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

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輔氏廣曰民為桓叔隱而欲其事之

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

附錄

嚴氏粲曰昭公諸詩皆以沃強為憂此詩末章之云蓋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

之至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於詩使采詩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為匿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

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
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

總論

劉氏敞曰非揚之水不能使白石鑿鑿非昭公
微弱不能驅百姓歸沃沃以盛強卒章曰我聞

有命者道民將叛之實也○李氏樗曰既見君子云
何不樂以見其得衆心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亦
是言得衆心也張橫渠曰民愛桓叔聞有叛逆之命
不敢以告人以見民心之愛桓叔其深如此○范氏
處義曰素衣繡黼在邑而服侯服國人宜惡之乃反
以為美皆欲從之以為可以樂而無憂則桓叔之所
為必有以要民譽而收衆情故國人聞桓叔叛逆
之命不敢以語人恐其或致人言以害其成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揚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
昭公分國封沃已為不可國人將叛又不

能撫之也
故刺之

附錄

嚴氏桀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潘

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郝氏敬曰此託為國人從沃之辭刺昭公之失民也民心貳而後敵人乘之段之叛鄭也國人先美之沃之叛晉也國人先從之詩皆以為刺而聖人皆存之所以為萬世長民者戒遠矣

案集傳云國人將叛晉而歸沃故作此詩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民為之隱而欲其事之成也蓋是時晉衰沃盛民知昭公之不振而樂從桓叔與歐陽修蘇轍之說同惟嚴桀詩緝以為昭公時晉人之心尚

未渙散其樂從沃者沃之黨耳作詩者設為國人相語之詞其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正所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之所自作也其說亦似近理故姑存之以備一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音記

子餘

反

遠條且

集傳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

烈聊語助也朋比也

陸氏德明曰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李氏樛曰言其彊盛而

無比也

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

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

枝遠而實益蕃也

陳氏鵬飛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

此不知其

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嚴氏粲曰椒實蕃衍

采之盈升喻桓叔子孫衆多也彼其碩大盛彊無與倫比矣然方興未艾將不止於今日之所觀故復歎是椒新長之條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他日之子孫將日益衆多也桓叔曰彊昭公其危哉為告昭公故稱桓叔為彼也○朱氏公遷曰以椒之蕃衍興沃之盛大蓋用蕃盛之意為興也晉至於沃而勢愈盛猶椒至遠條而實益蕃此則比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

反九六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集傳興而比也兩手曰劓

李氏樗曰陸農師謂兩手為劓兩劓為升先曰升後

曰劓互相備而已○李氏公凱曰劓言其繁衍盛多而不可以升較

篤厚也

顧氏起元曰篤是盤

根深厚不可拔意

總論

嚴氏梁曰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

也○鄧氏元錫曰劓憂晉也曲沃昌晉微矣碩大無朋况大都耦國也碩大且篤况厚施得衆也復詠其思深詩其有忠臣之心哉

椒聊二章章六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國之盛彊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

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范氏處義曰以春秋左氏傳考之昭公封成師於曲沃乃魯惠公之二十四年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伯為晉侯蓋幾七十年詩人於昭公之世已知沃之子孫將有晉國非君子知微知彰不能為此言也沃之修其政多歷年所中間屢有篡奪之禍而昭公以來略不知所為備至於失國而後已此可以為永鑒也○輔氏廣曰案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矣聖人何取焉夫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民之去就繫上之人如何耳故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強於自治也

綱

直留反

繆

芒侯反

東薪三星在天

叶鐵反

今夕何夕見此良

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集傳興也綢繆猶纏綿也

蘇氏轍曰薪之為物束之則合釋之則解是則綢繆

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

三星心也

羅氏中行曰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

在天昏

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

胡氏一桂曰毛以三星為參星今朱子從鄭說蓋以

見其失嫁娶之時也○劉氏瑾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

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

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

良人夫稱也

馮氏復京曰儀禮鄭注云婦人稱夫

良曰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
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
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
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
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

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
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
其時○王氏安石曰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
○曹氏粹中曰詩人每以薪喻昏姻如翹翹錯薪析

薪如之何是也東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昏姻之義焉

○綢繆束芻

叶側反

三星在隅

叶語反

今夕何夕見此邈

戶解

反

迺

胡豆反叶狠口反

子兮子兮如此邈迺何

集傳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邈

迺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集說

唐氏汝諤曰張南軒疑昏姻不得稱邈迺然而得自過時喜出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故云

○張氏彩曰昏姻恒久之事而曰邈迺者指初會之時為言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侯古反

今夕何夕見此粲

米旦反

者

與反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集傳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

分矣粲美也

張氏彩曰粲者華美之意意以女之服貌為言

此為夫語婦之

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

李氏栲曰國語雖曰女三為粲而又

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朱氏公遷曰昏而正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

南蓋衆星隨天而轉以夜之淺深為序

總論

范氏處義曰國亂則征役無時賦斂無節民既不得安居且乏貨財不能備禮此昏姻所以失

時色○呂氏祖謙曰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輔氏廣曰昏姻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曰可嘉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惟其失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於不能自勝也誦綢繆之詩則足以知民之情而為人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許氏謙曰仲春會男女禮也今過時之人自謂昏姻之道失矣而忽得遂此所以樂也詩上四句皆詩人述夫婦之言下二句皆詩人自道其夫婦之喜

綢繆三章章六句

集說

李氏栲曰此詩與衛有狐鄭野有蔓草陳東門之楊皆言世變多故昏姻不得其時

然陳鄭衛之詩淫亂為多蓋當時政教不修禮義不明此所以有相奔之俗至於唐風則不然

蓋淫佚之禍在於奢侈唐之風俗尚
儉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有扶

徒細反

之杜其葉滑滑

私敘反

獨行踽踽

俱禹反

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父

扶雨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

毗至反

焉人無兄

弟胡不攸

七利反

焉

集傳興也扶特也杜赤棠也

嚴氏桀曰赤棠白棠解見甘棠

滑滑盛

貌踽踽無所親之貌

李氏樗曰案孟子何為踽踽涼涼則踽踽然無所親之意也

同父兄弟也比輔攸助也

錢氏天錫曰比有眷戀意攸有扶持意

○此

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扶然之

杜其葉猶滑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歎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集說

鄧氏元錫曰天生物使一本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一本故也○朱氏道行曰詩以獨生之

杜猶葉茂起獨行之人終無與此反興也無兄弟者顧影踽踽而望比飲於他人他人非同父知其不如而庶幾於萬一之我比我飲無聊賴之詞也○錢氏天錫曰不如我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我親我助則他人猶同父矣以不如兄弟之人而以兄弟之義望之正所以為自傷也

○有扶之杜其葉菁菁

子零反

獨行叢叢

求螢反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

叶桑經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

飲焉

集傳興也菁菁亦盛貌叢叢無所依貌

曹氏粹中曰說文云叢叢

驚視也獨行多懼故叢叢也

集說

嚴氏粲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朱氏公遷曰由同父而同姓以親疎為次序也

總論

季氏本曰此詩之意欲人厚於兄弟而篤親親之恩言杜雖特生亦有滑滑菁菁之葉以庇

本根人苟獨行而無兄弟則無庇矣見人不可無兄弟也非兄弟則為行路之人行路之人相遇何嘗相

觀比乎此即常棣所謂雖有良朋况也永歎之意○
顧氏起元曰各上五句自傷其孤特下四句求助於
人也踽踽眾眾就情義上說此只是孤
特豈無他人二句原其所以為孤特也

扶杜二章章九句

集說

輔氏廣曰讀是詩者見人生世間不可獨
居無與而他人又不如同氣之為親也蓋

有常棣之遺意庶幾於大序所謂厚人倫者○
姚氏舜牧曰扶杜凡三見一見於此傷己之無
兄弟也再見於後傷己之寡弱不足恃也三見
於小雅傷征夫在外而未歸也總是孤特無倚
之意

羔裘豹祛

起居起
據二反

自我人居居

斤於斤
御二反

豈無他人維子

之故

攻乎古
慕二反

集傳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

孔氏
達曰袂

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
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也

居居未詳

集說

毛氏萇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鄭氏康成曰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

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
困苦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
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朱子曰在位
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袪之
人○胡氏紹曾曰詩美其人則指其服飾曰羔裘豹
飾孔武有力刺其人則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夫
一服而見好見惡服無美惡
蓋其人乎其可望而知之

○羔裘豹褻

徐救反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呼報

反叶呼
候反

集傳賦也褻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集說

毛氏萇曰究究猶居居也○鄭氏康成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

如此亦唐
之遺風

總論

孔氏穎達曰在位之臣當助君憂民經二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釋訓云居居究

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
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
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范氏處義曰晉之諸
臣尸位素餐不聞以民事言於上者故羔裘褻刺之終

篇皆責以不恤民之言作是詩者蓋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是以原其為民設官之意告之冀其必聽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集說

輔氏廣曰先生但以居居究究四字不可曉故以為不敢強解此正得闕疑之意然

曰羔裘豹祛則是指其卿大夫也明矣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則其欲去而不忍去之意亦可見矣近世諸儒皆據爾雅有居居究究惡也之訓故多從毛鄭之說然先生嘗謂爾雅乃是集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者則居居究究之訓亦未可據也

案朱子以居居究究之文止見爾雅未敢據以解經故云此詩不知所謂然羔裘豹祛不得不指為卿大

夫之服也詳繹居居究究云者必非頌美之詞况爾雅之為訓興於中古在毛鄭之前與其廢斯篇於不解且姑從傳疏以求通似亦可矣

肅肅鵽羽集于苞栩

况禹反

王事靡盬

音古

不能藝稷黍父

母何怙

候古反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集傳比也肅肅羽聲鵽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

陸氏璣曰

鵽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

集止也苞叢生也

毛氏萇曰苞積也○孔氏穎達

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積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綴者為積

栩柞櫟也其子為

阜斗殼可以染阜者是也

陸氏璣曰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櫟

鹽不

攻緻也

音孔氏穎達曰鹽為蠱字異義同左傳云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然則蟲害器

敗穀者皆謂之蠱是鹽為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

藝樹怙恃也○民從征役

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何氏楷曰序謂君子下從征役今案篇中有藪

稷黍等語似與君子不類

言鵠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

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集說

輔氏廣曰王事靡盬者或是勤王之事或是敵王之愾皆不可知使民久從征役父母飢餓無

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必使斯民養生

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季氏本曰鵠本水鳥性不樹止以下無可棲之地而集于苞栩之上如易之所謂鴻漸于木或得其桷以比民之性本欲安居而久勞征役急於求息也○朱氏道行曰子少則怙父母既壯則父母怙子所謂相依為命也怙父母正子之所乃今不得故呼悠悠蒼天而歎之○徐氏鳳彩曰言王事者必唐國之民役於王室者也遠從征繕故以羽聲肅肅為比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集傳比也極已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黃氏佐曰征役已則得耕田以供子職矣

○肅肅鵠行

戶郎反

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梁父

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集傳比也行列也

陸氏佃曰說文曰𠂔音寶相次也蓋鵠性羣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

故从𠂔詩曰鵠行以此故也

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

者也

黃氏一正曰稻一名稌水田夏種冬收高四尺五尺葉細而長有赤白紫芒數種米粒霜白

梁

粟類也有數色

王氏逢曰本草注凡云梁米皆是粟類青梁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

細於黃白梁黃梁穗大毛長穀米俱麤於白梁

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朱氏公遷曰復其常則遂安居之樂矣

總論

孔氏穎達曰三章皆上二句言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辭○范氏處義曰語

意雖切不敢怨其上詩人之忠厚也○朱氏公遷曰一章言居處何時而可定二章言行役何時而可已三章言舊時之樂何時而可復○徐氏鳳彩曰黍稷稻粱非成熟於一時者而今皆不得藝見從役非一日矣

鵠羽三章章七句

集說

陳氏鵬飛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靡盬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

苦之○劉氏瑾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

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
康之遺澤也○黃氏佐曰朱傳既曰征役則以
征伐之役言如伯兮之詩曰久從征役則是以
征伐言也若夫殷其雷曰從役君子于役曰久
役皆未嘗有征
字則泛說為是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集傳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

孔氏
頽達

曰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
章之衣○呂氏祖謙曰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
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績
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紃以為
繡○許氏謙曰車旗衣服謂繁纓之就
屬車之乘旗之旂服之章皆以七為節
子天子也○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

嚴氏桀曰桓叔成師始封曲沃莊伯鯀桓叔子也武

公稱莊伯子也

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

與倍同

王王以

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

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

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

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

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

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

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集說

毛氏萇曰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鄭氏康成曰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

非新命之服○輔氏廣曰安謂不隍机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誠知義理之所在也○請命於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此

附錄

孔氏穎達曰天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武

公并晉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兮○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嚴氏粲曰子者指天子之使言之言我非不能造此衣之七章然不

如子之賜我者為安且吉也曲沃自桓叔以來屢得志矣晉人不服每攻而去之故以請於天子者為安吉然曰我非無之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反兮

集傳賦也天子之卿六命

孔氏穎達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

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

孔氏穎達曰晉實侯

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也

燠煖也

言其可以久也

程子曰燠煖亦謂安耳○徐氏鳳彩曰燠服久則煖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也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而云豈

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輔氏廣曰敢求侯伯七命之服既又自貶而欲比於天子之卿則其無忌憚可知矣

總論

呂氏祖謙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父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

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以此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黃氏佐曰武公滅宗國而自立不顧天理矣書曰惠迪吉順理之謂也請命之意但以勢壓人免凶禍耳豈曰

無衣跋扈要君
之意顯然矣

附錄

嚴氏粲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
特武公大夫之意耳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
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於
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
靈則終不能定晉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
以生邀旌節者無以異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
變之窮也他日三家分晉王又移其命武公
者命三家矣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集說

楊氏守陳曰無衣序謂美晉武公朱夫子
辨說至當矣然辨猶開兩說謂此詩若非

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
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至傳則直以為武公之所

自作者耳愚謂武公亂賊也若果其所自作則亂賊之言聖人未必錄之蓋詩人陰刺如辨之後說云耳然傳說正大嚴厲足以誅千古之賊黨而正萬世之人心解經垂訓之功莫大於此案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孔穎達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程子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呂祖謙曰劉氏云此之謂變風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至朱子謂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斯論可謂卓越乎前儒矣及著集傳則定為武公所自作就其倨慢之辭以正其篡弑之罪則尤春秋討賊之義也而嚴粲則申穎達之意以為自桓叔至武

公沃晉相攻相逐逾六七十載晉人終不服至是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以武公為可美哉特武公大夫之意耳子者指天子之使言之此正與朱子辨小序後一說所謂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者合也然則以為美者特曲沃大夫黨惡之情詩人代述其請命之辭正所以彰其無君之罪爾

有杜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

韓詩作逝

肯適我中心好

呼報反

之曷飲

於鵠反

食之

音嗣

集傳比也左東也

嚴氏粲曰以南為正則左為東

噬發語詞曷何也

○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杜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

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
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
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集說

沈氏守正曰以扶杜比寡弱者詩人好賢之謙詞其實晉非寡弱之邦也賢者之去留亦不以

勢好賢之心如此耳曷飲食之有不可冀望之意正好之深也○錢氏天錫曰啞肯適我此心惟恐賢人棄他驚疑顧慮正是中心篤好處即據天府四塞而自視猶歉然不拘拘在勢力寡弱上論也曷飲食之是幾望之語非絕意之詞

○有扶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啞肯來遊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集傳比也周曲也

孔氏穎達曰言道周繞之故為曲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道左則僻道周則迂扶杜生於僻左迂迴之地力薄位卑有若此矣故兩章皆合

兩句為比適我且不肯況肯來以遨遊乎以意之淺深為次序○鄒氏泉曰此詩二章上四句言勢不足以致賢下言心實切於好賢以扶然無枝之杜生於僻左迂迴之地其廕不足以休息如已寡弱無爵以貴人無祿以富人勢不足賴則不足以行其道故賢者不至中心好之正表已好賢之誠不能自己無自飲食之所謂恐不足以致之也末見此人勢不足以致賢而其心誠於好賢如此彼有可致之勢顧使野有遺賢亦

獨何哉

有扶之杜二章章六句

集說

徐氏常吉曰此所謂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者也讀之者可以想見其切至之情

葛生蒙楚薺

音廉

蔓于野

叶上與反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集傳興也薺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

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

葛生而蒙于楚薺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

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朱氏公遷曰此以人

不如物起興○徐氏光啓曰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韻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寇

媾婚

集說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葛之生託於物

薇之生依於地興婦人依君子誰與獨處誰與
乎獨處而已○陸氏佃曰言葛生高而蒙楚薇生卑
蔓於野各繫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隨焉所
以一心乎君子

○葛生蒙棘薇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集傳興也域塋

音營

域也息止也

集說

錢氏天錫曰變野言域即此
葛生之地旋有永畢之志矣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集傳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嚴氏粲曰枕華衾鮮思始嫁之具而歎今

之獨宿也獨旦猶王仲宣詩言獨夜也思者苦夜長而難旦長夜漫漫何時旦之意也

○夏之日冬之夜

叶羊茹反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叶姬御反

集傳賦也夏日永冬夜永

毛氏萇曰言長也○鄭氏康成曰思者於晝夜之長

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

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

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

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集說

程子曰晝夜之永時思念之情尤切故期於死而

夜思者於是劇矣思之而不可得則曰不可生得而見之矣要之百歲之後歸於其居而已○唐氏汝諤曰夏非獨思於日但思因夏日而益永冬非獨思於夜但思隨冬夜而俱長總晝夜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矣

○冬之夜

同上

夏之日百歲之後

叶音戶

歸于其室

集傳賦也室壙也

集說

李氏樗曰夫婦之道生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曰歸于其居歸于其室

總論

輔氏廣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

王之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

葛生五章章四句

集說

張氏栻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

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於邱而已其亦傷之至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叶典因反

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叶斯人反

舍

音捨下同

旃

之然反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集傳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

孔氏穎達曰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李

氏樗曰亦名雷首山○劉氏瑾曰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注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

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

獨得首陽之稱乎

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

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

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

下章放此

朱子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苓起興○朱氏公遷曰山巔之苓可采而讒人之言

難信反意相承則興體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喻事有似而

非○彭氏執中曰人之為言不可遽信則固當舍置然舍之而不究其實則讒言猶幸於得中而無所懲必究其有無之實則為言者無所得而自止矣○季氏本曰人之為言或有不可信者謂不必其皆實也若舍之而或不一為然則人之為言豈有得行者哉正以其必可信而略無所疑故人得以行其言耳不為必然之辭而曰苟者不敢自決其無招謬之實而欲人之少加察也婉而不迫亦可見其心氣之和平矣○張氏楊曰讒人似是之言能投於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於審察之後故舍旃舍旃為止讒之法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叶後五反

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集傳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集傳比也從聽也

總論

輔氏廣曰凡有言者不審而遽聽之則讒言日進反是而一切拒絕之則忠言又不復可聞矣

二者胥失之也故讒譖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沒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有以見其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而進矣此止讒之法也○朱

氏善曰采苓於首陽非必果無是事也而猶曰無遽
以為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之而無遽以為然則
欲其聽之審也能如是則雖誑之以理之所有其計
且有所不行況欲昧之以理之所無其計果孰得而
行哉小人之為譏謬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為實
其為害大矣人君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
其情而被譏者亦
可以免於禍矣

采苓三章章八句

集說

呂氏祖謙曰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

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
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
為細事首陽為幽辟孔氏引而伸之謂譏言之
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

下之名
言也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集說

朱氏公遷曰憂深思遠唐風之厚扶杜
好賢蓋亦知所崇尚者聽讒有刺征役

有怨亦無責於變風時惟武公之
元惡大憝則國風中所無有也

秦一之十一

集傳秦國名

鄭氏康成曰秦者隴西谷名○孔
氏穎達曰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

亭秦谷
是也

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

孔氏
穎達

曰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爾雅云鳥鼠同穴其
鳥為隴其鼠為鼯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為名

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

孔氏穎達曰鄭語云嬴伯

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朱子語類問姓氏如何分

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不同

其後中

音仲 湑

音決 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

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

音牽 渭之

間

劉氏瑾曰地理志曰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於渭

馬大繁息孝王封

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

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

鄭氏康成曰始有車馬禮樂侍

御之好國人美之
秦之變風始作

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

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

之王封襄公為諸侯

孔氏穎達曰本紀云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

享之禮

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

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

孔氏穎達曰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

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案終南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

至立孫德公又徙於雍

孔氏穎達曰案

本紀秦世居西垂非子封為附庸別居槐里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

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皇興表秦

州即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西安府興平縣並隸陝西

集說

孔氏穎達曰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秦土

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耳○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曹氏

粹中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故秦詩多言戰鬪田獵之事○沈氏萬鈞曰李氏曰鄭風都曼齊風闌秦風廉勁亦由風聲氣習使然其形諸聲音也秦獨大於諸國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都田反叶典因反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星力

反

集傳賦也鄰鄰衆車之聲

孔氏穎達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為衆車

之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顛

孔氏穎達曰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

馬見其毛色而已○王氏安石曰白顛蓋名馬驕驕盜驪赤兔的盧之稱

君子指秦君寺

人內小臣也

孔氏頴達曰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寺人是在

內細小之臣

令使也

范氏祖禹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

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

寺人通之

張氏栻曰寺人之令若今之通謁者也令者役使之稱未見君子者得以令寺人則

其謁之無壅可知矣

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蘇氏轍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

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

集說

輔氏廣曰古人相見之際必為之擯相以詔其禮介紹以傳其命是豈聖人固為多事以美觀

聽哉蓋皆理之當然者今觀車鄰之詩以秦君有寺人而誇美之則人之情亦可見矣○黃氏佐曰此章

是創有中國之儀向也身為大夫大夫雖不徒行然車馬則未備也今則車馬備矣昔也位為百乘百乘雖有家臣然寺人則未有也今則使令足矣

○阪反音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

逝者其耆

田結反叶地一反

集傳興也八十曰耆○阪則有漆矣

毛氏莒曰阪者曰阪○曹氏粹

中曰說文阪山脅也地理志隴西有隴坻音底在其西注隴阪也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曲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
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
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

竝坐鼓瑟矣

黃氏佐曰竝坐者同坐非竝肩而坐也

失今不樂

范氏祖禹曰今

者不樂恐失時也

則逝者其耆矣

李氏栲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

往○劉氏辰翁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寓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為興也朱子每句著則矣字多得興意

集說

鄭氏康成曰竝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蘇氏轍曰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

隰之有粟也苟不與人用之則亦為無用之物而已○呂氏祖謙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耆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輔氏廣曰未見秦君而觀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美之矣則其既見秦君也相與竝坐鼓瑟而又歎以為苟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耆矣蓋禮儀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如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

其亡

集傳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集說

沈氏萬鈞曰夫擊甕扣缶彈箏拊髀而歌烏鳥

創見可知

總論

顧氏起元曰鄰鄰是車之多白顛是馬之美寺

人對車馬看此皆昔無而今有者阪有漆二章
各上四句興其作樂以為樂下歎其宜及時以為樂
也國家方興人心踴躍以樂其上而樂其有車馬寺
人意亦在其中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集說

嚴氏粲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

降之機在是歟○沈氏守正曰未見而傳衛之

森嚴既見而略其名分與國中雄桀之士慨慷

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即安能邑邑待

數十百年之意也讀車鄰秦之規模定矣

四驥

田結反

孔阜

符有反

六轡在手公之媚

眉冀反

子從公于

狩

叶始九反

集傳賦也四驥四馬皆黑色如鐵也

陸氏佃曰說文曰馬深黑色驪

馬赤黑色驥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也

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

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缺

缺與轡同古穴反

故惟六轡在手也

孔氏穎達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言六轡者以駟馬內轡納

之於舛故在手者惟六轡耳○嚴氏粲曰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唯手之是聽也

媚子

所親愛之人也

朱氏道行曰媚子指左右便嬖從公于狩即前者寺人之令意

此亦

前篇之意也

集說

呂氏大臨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

人君之奉稍備云爾○曹氏粹中曰冬田曰狩田之大者也始命而能狩侈之也○黃氏佐曰此章將狩之時言車馬之盛使令之多○徐氏鳳彩曰駟驥孔阜齊色又齊力秦以牧馬開國其後猶大蕃息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

叶常灼反

公曰左之舍

音捨

拔

蒲末反

則

獲叶黃郭反

集傳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

曹氏粹中曰祭祀之牲不用牝

皆以牡為貴

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

孔氏

頴達曰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

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

音也

孔氏

頴達曰奉是時牡謂虞人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耳

碩肥大

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

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

也

朱子曰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何氏士信曰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

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膘音縹而射之達於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

拔矢括也

孔氏穎達曰矢末為括

曰左之而捨拔無不獲者言

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集說

段氏昌武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禽公曰左之守御法也而舍拔則無不獲焉○

許氏謙曰以君所乘車而言四馬一色君車之選也媚子公之御者也六轡在手在其手也公曰左之命此人也舍拔則獲君射之善又以見御之良也詠其詞意則車馬侍從之盛不言而可見矣○黃氏佐曰此章則正狩時也言待狩之禮行狩之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叶胡田反

輶

音

車驚鑣

彼驕反

載獫

狫

力驗

反

歇

許竭反

驕

許喬反

集傳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

去聲

又如字

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

音去又音區

逆

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

孔氏穎達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

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園輶車即驅逆之車也○陸氏佃曰輶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者驅逆之車

則尚輕疾故也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

曹氏粹中曰馬動則鸞鳴與車軾之

和相應此言御不失節也

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

音諱

曰獫短喙曰

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

田犬者亦此類

集說

黃氏佐曰此章狩畢之時也言勞逸之節綜理之周馬無事於馳驅但見其閑習而已車無事

於逐禽但見其有聲而已當斯時也以是車也休田犬之足力馬○徐氏常吉曰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

休見從容整暇之意○王氏志長曰末章舊說以為追論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不若今說之順

總論

輔氏廣曰駟驥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

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奉翼大獸以待公之射禮儀之備

也公曰左之捨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輶車鸞鑣戴

綸歌驕雖田犬而亦處之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敘其事而誇美之也○沈氏守正曰獵非先秦

之所無也威儀氣象之
改觀則今所創見耳

馬驥三章章四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驥驥詩者美襄公也秦自
非子以來世為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

受王命為諸侯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
故美之也○張氏栻曰讀車鄰驥驥之詩則知
秦之立國自其始創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
競於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
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劉氏瑾曰朱子雖以
此序稍平不復辨說然又謂秦詩時世多不可
考今據詩中言公乃臣子稱其君之詞
疑此詩亦作於襄公受命為侯之後也

小戎

賤錢淺

收五檠

音木

梁輶

陟留

游環脅驅

又居錄反

陰鞞

音

鋈

音

續

叶

辭

屢反

文茵

音

暢

勅亮反

轂

叶

又

駕我

去聲

駕我

又

駕我

騏

音

鼻

之樹反

又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其鼻之錄反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又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又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又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又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又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又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心曲

集傳賦也小戎兵車也

范氏處義曰案考工記有兵車有田車有乘車至車人又

有大車之名釋者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乘車為大則兵車為小此小戎之說也

伐淺也收

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

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

八尺兵車則軾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伐收也

孔氏

曰兵車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朱氏道行曰兵車以馳突攻擊為事取其便利故收從淺

五五束也

蔡歷錄

音

然文章之

貌也梁軛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

衡橫於軛下而軛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草

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

陳氏鵬飛曰軛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

上其後則乘前軛直逼後軛梁軛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轅為主懼軛之不堅也故一轅則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游環鞞環也謂五繫○劉氏瑾曰梁軛即所謂軌也

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

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

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鞵是也

陸氏德明曰鞵本又作靳○梁氏益曰左傳定

九年齊人王猛謂東郭書曰吾從子如驂之靳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

脅驅亦以皮

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

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

曹氏粹中曰兩服馬駕句衡之下旁

有兩驂馬齊於服馬之頸懼驂之外出也故以環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欲出則此環牽之懼驂之內入亂服馬也故以韋二條繫衡與軫護服馬

陰揜軌

音範

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

之陰也

朱氏公遷曰橫側揜之者橫用一板揜其前側用二板揜其左右板之內與軌相映也

鞞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也

蘇氏轍曰

鞞驂之所引也○范氏處義曰以常帶四各繫於驂馬之頸而兩之故謂之鞞

鍤續陰板之

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

嚴氏槩曰鞞端

作環相接謂之續

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

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鞞以引車亦謂之靳

朱氏道行曰驂

馬不當衡更無用力處故別設二鞞

左傳曰兩鞞將絕是也

孔氏穎達曰哀二年

左傳郵無恤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鞞也

文茵車

中所坐虎皮褥也

范氏處義曰以虎皮為車中之暢褥有文之可觀故謂之文茵

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

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

朱子

曰轂所以貫車輪者○朱氏道行曰暢轂者兵車驅馳險阻轂短虞脫輻故長比大車倍之

馬其

文也

孔氏頴達曰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

馬左足白曰鼻

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

西戎之俗以板為屋

孔氏頴達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然則

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心曲心中委曲之處

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
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
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
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

輔氏廣曰此詩所謂

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序下雖以為
時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
為說也

集說

嚴氏粲曰婦人言其君子以此車馬往伐西戎
我念君子溫然如玉今乃思而不得見亂我心

中之委曲也閨門之情若曰戰陣乃武勇者之事而
我君子之溫然恐其不堪勞苦序所謂閔也○顧氏

起元曰小戎至暢轂是車駕我騏驎是馬小戎句言車軫之制五檠句言車轆之制游環句言御驂馬內外之制陰鞠句言使驂馬引車之制文茵句言車上所用之制○徐氏鳳彩曰約而計之攻木之工三枚也輶也轂也攻革之工四游環也脅軔也陰鞠也文茵也攻金之工一鍍是也一車而工聚如此

○四牡孔阜

扶有反

六轡在手騏驎

音留

是中

叶諸仍反

騶

古花反

驪是驂

叶疏簪反

龍盾

順允反

之合鍍以艘

古穴反

輶

音納

言念君

子溫其在邑

叶於合反

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集傳賦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

駟驪黑色也盾干也

孔氏頴達曰盾以木為之

畫龍於盾合而載

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

黃氏震曰看狹而車廣一

盾不足為衛必以二盾比而合之

艘環之有舌者軛驂內轡也置艘

於軛前以係軛故謂之艘軛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

孔氏頴達曰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於背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

軛者納驂內轡繫於軛前也○蘇氏轍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

邑西鄙之邑也

曹氏

粹中曰溫其在邑言在彼無患苦也

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

使我思念之極也

集說

黃氏佐曰此章已帶器械說○范氏王孫曰馬力有上駟中駟下駟之殊而馬性又有宜中宜

左宜右之別泰不徒以天開之駮甲天下實以駕馭之略雄天下是中是驂者曰是宜為中是宜為驂也

○伐馬孔羣公

求音

矛鏐鏐

徒對反

朱倫反

蒙伐有苑

葉音

虎

韞

勅亮反

鏐

漏音

膺交韞二弓

弘反

竹閉緄

古本反

滕

直登反

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

於鹽反

良人秩秩德音

叶一陵反

集傳賦也伐馬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

易於馬之旋習也

孔氏

頡達曰

成二年左傳說齊侯

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

皆被甲也孔甚羣和也

孔氏

頡達曰

金甲堅剛則苦其不

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

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為羣也

公矛三隅矛也鏐鏐以白金沃矛之

下端平底者也

孔氏穎達曰公矛刃有三角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鏃存去聲後其刃進矛

戟者前其鏃鏃同注云銳底曰鏃平底曰鏃

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

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

毛氏萇曰蒙討羽也○鄭氏康成曰蒙麗

也討雜也○孔氏穎達曰以蒙為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云五盾干櫓之屬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虎韞以虎皮為弓室

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

孔氏穎達曰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

為膺飾取其堅牢

交韞交二弓於韞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

弓以備壞也閉弓檠

音

也儀禮作韞緄繩縢約也以

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繫弓體使正也

陳氏

祥道曰秘以竹為之狀如弓然約於弓裏命之曰秘所以備損傷也秘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紐以繫之故亦謂之紐如此則納之韜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翩反之病矣○徐氏鳳彩曰閉為弓槩用竹則不屈撓

滕以約弓用繩則久纏綿也

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

厭厭安也

朱氏公遷曰言其德之安重也

秩秩有序也

曹氏粹中曰德音嗣續不

失條理蓋有常者也○朱氏公遷曰聲譽之著自內及外自近及遠所謂秩秩之德音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此既閑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吳氏瑞登曰公矛鏐錙利擊刺也此

主敵人蒙伐有苑備矢石也此主自衛

附錄

范氏處義曰韋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膺胃也謂弓室之胃也○嚴氏粲曰傳以膺

為馬帶疏釋之為鏤胃之擊即鉤膺也然此首言虎韋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韋二弓竹閉緄滕則皆言弓耳不得以鏤膺為鉤膺也補傳義長

總論

輔氏廣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為將帥之妻也蓋

君子良人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竝行而不相悖○嚴氏粲曰小戎之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津津然夸說不已以婦人閔其君子而猶有鼓勇之意其真秦風也哉○劉氏瑾曰每章前六句誇車甲也後四句私情也○姚氏舜牧曰三稱言念君子以致其私情而必先敎其軍容之盛是婦人亦知公義之為重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小戎詩者美襄公也襄公

能備具其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苦其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反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朱子曰西戎方強則征伐宜休矣而不休征伐不休則國人宜怨矣而不怨反為詩以美其主而聖人亦有取焉何哉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讎其所以不能自己者豈恃忿之私心哉乃人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敵之強弱戰之勝負皆不暇有所顧而惟知仇讎之不可以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

聖人有取乎此亦春秋大復讎而與討賊之意歟

藁

反古恬

藁

加音

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

路所

反

洄

回音

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集傳賦也藁似荏

九音

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藁

音廉

○

曰今人以為藁
箔因以得名

藁蘆也

陸氏佃曰孔氏云初生為藁長大為蘆成則為藁

藁

藁未敗而露始為霜

蔡氏卞曰露之繁在夏至秋則成霜釋而為露結而為霜

秋

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

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

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所指也

集說

朱氏善曰：白露為霜言其時之暮也。在水一方言其居之遠也。迫之以時之暮限之以水之遠。所謂伊人果若何而求之。將欲逆流而上以求之。歟。則既遠而不可即將欲順流而下以求之。歟。則雖近而不可至。味其辭有敬慕之意而無褻慢之情。則必指賢人之肥遯者。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直尸反

集傳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

季氏本曰未晞秋露重而不易乾也

湄水草之交也

孔氏穎達曰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

躋升也言難至

也

鄭氏康成曰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

小渚曰坻

孔氏穎達曰釋水云小渚曰坻然則坻是

小渚言小渚者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

○蒹葭采采

叶此禮反

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叶以始二

音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叶羽軌反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集傳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

音值而出其右也

鄭氏康成曰右者言其迂迴也○孔氏穎達曰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

淡泚
為韻
小渚曰泚

總論

朱氏公遷曰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豈朋友相念而作歟○黃氏佐曰天下豈有

求不可至之理者詩人大槩如此說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後之人思其人而不得或託之道阻或託之一方此之謂也如簡兮三章本思盛世之顯王乃託曰西方○唐氏順之曰秦時風俗為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間而不知愧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壘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獨醒者歟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以為至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集說

胡氏一桂曰此詩毛氏謂刺襄公能用周禮則可以固國如蒹葭得霜露則可用諸

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為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一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東萊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耳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此皆序說愈巧而愈鑿如此案序萊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朱子以為其說近於鑿然集傳所謂彼人者仍不知其何所指也今反覆讀之曰伊人曰從之曰宛在恍若有高人逸士隱於水濱潛深伏隩可望不可即者則以是篇作懷人思賢詠觀可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叶莫悲反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叶渠之反

顏

如渥

於角反

丹其君也哉

叶將黎反

集傳興也終南山名

毛氏萇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孔氏穎達曰昭四年左傳

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嚴氏粲曰長樂劉氏云終南在鎬京之南也以其在南故云南山班固西都賦云表以大華終南之山大華雖高而在東不若終南在前舉頭則見故周多以南山言之

在今京兆府南

皇興表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

條山楸

音秋

也皮

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

曹氏粹中曰條梅皆良材言終南所有富

而且美也

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

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孔氏穎達

曰諸侯在國服麕裘不服狐白狐裘為朝廷之服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

服之以告廟於後不復服之○馮氏復京曰古人之
裘最重狐白故天子以為朝服諸侯以為賜服凡在
朝君臣同服而惟卿大夫得衣之又別其褐衣
天子諸侯以錦卿大夫以素蓋禮服之重者也
渥漬
疾賜也
季氏本曰渥丹猶簡兮所謂渥
反赭言其有樂意而顏色赤澤也
其君也哉言

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

劉氏辰翁曰其君也
哉亦似賦其始見也

此秦人

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馬驥之意也

集說

程子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
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

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蘇氏轍曰終南則有草
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
成其尊其君也哉嚴憚之詞也○朱子曰襄公雖未
能遽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

外命之則成矣○嚴氏粲曰平王以岐西之地賜襄公岐西之地其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該岐西言岐西山高木茂氣象葱鬱我襄公自周受命而歸其將被顯服正顏色儼然君臨於此土也哉其者將然之辭哉者疑而未定之辭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弗音衣繡裳佩玉將

將七羊反

壽考不忘

集傳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

毛氏萇曰紀基

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孔氏穎達曰基謂山基也釋丘云畢堂牆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

牆

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

七亦反

繡也

毛氏萇曰黑與青謂

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孔氏頴達曰黻皆將將佩玉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

也

朱子曰亦戒勸之辭

集說

程子曰紀稷角堂平寬紀興禮法堂興德度山必有紀堂君必有禮德故宜其服稱其位當修

其德保其位故曰壽考不忘也○曹氏粹中曰襄公雖據秦國形勢之壯當盡臣節服其命服以時而來

聘享於王庭久而不失其職佩玉將將然德音有常而無懈乃得長享有秦國壽考不忘矣此戒勸之意

總論

范氏處義曰有條有梅則材木可用有紀有堂則形勢可居詩人謂岐豐之地其美如此而襄

公以王命而得之又受諸侯之顯服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謂其容貌之盛足以稱人君之位也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謂其佩服之美終身不可忘周之賜也○
輔氏廣曰秦人見其君名位衣服之盛再三誇美之
以至頌禱其安且久也此亦可見君臣之慕常有
不容已者其或怨刺之作則必有大不得已者焉

終南二章章六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
勸之者戒令修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

○李氏樞曰襄公能却西戎之鋒敵王所愾使
周室得以東遷洛邑以是封諸侯受顯服大夫
恐其志驕意滿怠於修德
故因美之而遂以戒勸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

叶戶
橘反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叶鐵
因反

殲

子廉
反

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集傳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

沈氏守正

曰詩作於已殉之後故稱穆公

子車氏

孔氏穎達曰左傳作子興與車字異義同

奄息名

孔氏穎達曰傳以奄息為名仲行亦為名箋云仲行為字者以伯仲叔季為字之常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特傑出之稱

王氏安石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

穴壙也

惴惴懼貌慄慄懼殲盡良善贖質也○秦穆公卒

嚴氏

衆曰疏曰穆公任好德公子

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孔氏穎達曰殺人以葬琤

環其左右曰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

秋傳

劉氏瑾曰見文公六年

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

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買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集說

曹氏粹中曰黃鳥聲音顏色之美人所愛悅猶三良為人之所愛也○嚴氏粲曰黃鳥飛而往

來止于棘木得其所也今良人從死非其所也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當以百人之身贖之言百人不如一賢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戶即反

維此仲

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集傳興也防當也

呂氏祖謙曰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朱氏道行曰防取捍

衛意

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集說

徐氏常吉曰唯其才可以當百夫故願百其身以贖之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

其廉反

虎維此鍼

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

可贖兮人百其身

集傳與也禦猶當也

王氏安石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總論

蘇氏軾曰臣之託君猶黃鳥之止于木交交其和鳴今三子獨不得其死曾鳥之不若也然三

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顯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之也○朱子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可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集傳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
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
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
案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
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
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
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案史記秦武
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
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
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

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
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
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
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
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集說

黃氏佐曰秦獻公元年始下命止從死者然則自穆公以至康公其國俗既以願殉

為義國亦不立法禁也責穆公不察其非理無遺命以變其俗則可責穆公有遺命迫其從死則不可也惟孫太山止責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為得其情者至朱子之論而是非始定○錢氏

天錫曰夫死生之際亦重矣三良之從死豈能不介於懷臨穴惴惴非其本心也夫亦有所迫

而不獲已耳東坡過秦穆公墓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

歠

伊橘反

彼晨風

叶孚惜反

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

集傳興也歠疾飛貌晨風鷽也

陸氏璣曰鷽似鷽青黃色燕頤句喙嚮風

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鷽燕雀食之

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

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歠彼晨風則

歸於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

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虞虜之歌同

意蓋秦俗也

孫氏恤曰虞虜戶牡所以止靡或作剡移○劉氏瑾曰晉獻公滅虞百里奚亡

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扶富反雌炊虞虜今富貴忘我為因問之乃其妻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物有所歸則意甚得人無所託則憂不忘人不如物故以起興○黃氏佐曰言我

既不忘君子君子宜亦以我之心為心可也今從事於外如之何而莫我肯顧以日月計之不日不月而忘我之多豈一日一月乎哉以朝夕計之靡朝靡夕而忘我之多豈一朝一夕乎哉○忘我實多與不我遐棄相反○錢氏天錫曰只不歸便是忘曰多者以時之久言也

附錄

毛氏萇曰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鄭氏康成曰先君謂穆公○孔

氏穎達曰穆公能招賢故賢者疾往而歸之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憂心欽欽然惟恐不見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取其來去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

○山有苞櫟

盧狄反叶歷各反

隰有六駁

邦角反

未見君子憂心

靡樂

音洛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集傳興也駁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山則有苞櫟

矣

陸氏璣曰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

隰則

有六駁矣

孔氏穎達曰釋畜云駁如馬倨牙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駁而已言六者王肅云據所

見而言也陸璣疏云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槿皆山隰之木可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

言
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山高隰下則有櫟與駁夫婦離合則有靡樂之憂心物與地相宜而情與事相繫

也故以為興○姚氏舜牧曰山隰有上下喻夫婦之倡隨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山之櫟隰之駁皆其所宜有也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程子曰言當念下之

有賢才也櫟山之所有也而有茂盛而苞者衆人之中固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駁亦然六見其盛多也義

亦苞聚之類如下之有賢則當求而用之
故於未見則憂而靡樂如何反忘我乎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集傳興也棣唐棣

呂氏祖謙曰解見何彼穠矣

檉赤羅也

郭氏璞曰今楊

檉也○陸氏佃曰其文細密如羅故曰
羅又有白羅雖皆文木然赤羅為上

實似梨而小

醉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總論

程子曰欽欽靡樂如醉淺深之次漸言其至也
○鄒氏泉曰首章以物之有所止興已之有所

憂二三章亦以山與隰之所
有興未見君子而有憂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集說

趙氏一元曰雍州無鄭衛浮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晨風之歌是也夫秦民輕

生樂戰棄其室家而莫之顧寧保其無相忘乎吁視汝墳殷雷之風遠矣

附錄

范氏處義曰此詩乃穆公舊臣謂穆公待賢之禮厚而康公棄其賢臣也○呂氏祖

謙曰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案晨風詩毛鄭以後諸儒皆從序說刺康公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與權輿篇同類而觀之朱子則改為婦人念其君子之詞又引廢房歌以證西秦風俗蓋康公棄賢固無從考其實事而思婦獨居與賢士失所亦情之相似而理之可通者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抱毛反叶
步謀反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

子同仇

集傳賦也袍襦

音也

孔氏穎達曰玉藻云纁為襦縕為袍純著新綿名為襦雜用舊

絮名

戈長六尺六寸

陳氏祥道曰五兵之便於用者為袍而已可以搃可以斬可以擊

可以

矛長二丈

孔氏穎達曰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長二丈四尺矣記云攻國之兵用短

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

王于興師以天子之

命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

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

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

陳氏鵬飛曰仇怨也

其懽愛

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

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

義

毛氏萇曰興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
○孔氏穎達曰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君與百姓

同後章放此

集說

曹氏粹中曰王始曰興師則民已各修其戈矛
矣不戒而孚不令而服也○朱氏公遷曰我有

緼袍而與爾共之者非謂爾之無衣也君有仇讎蓋
欲與爾共報耳市恩結死以為君上此奮不顧身者
之所為也○沈氏守正曰秦人勇公戰怯私鬪即平
居相要其好勇輕生尚功負氣如此蘇子所謂秦人

好戰之心。噐然而未有已者是也。曰：王于興師，猶知勤王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君不與我

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孔氏穎達曰：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且從王，乃是為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于出師，謂於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為言耳。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叶徒洛反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

叶訖約反

與子偕作

集傳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

陸氏德明曰澤如宇說文作釋云袴也

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鄭氏康成曰車戟常

也○劉氏熙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

叶晡反

與子

偕行

叶戶郎反

集傳賦也行往也

集說

陳氏祥道曰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甲亦曰介曰函曰鎧經言甲而

不及鎧則古者之甲以草為之後世乃用金耳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戈矢戟酋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也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陳氏鴻謨曰作有奮發振作

意行有踊
躍樂從意

總論

許氏謙曰先王之制民居於近郊者為比閭族黨州鄉居遠郊者則有鄰里鄣鄙縣遂使之相

保相受其在野則八家同井使之友助扶持有事則會萬民為卒伍而用之平居暇日情意之孚恩愛之接固已彼此交得惟心一旦同在戰陣而左提右挈協心力戰可以揚威而制勝不幸而敗亦爭相為死此王者之兵所以無敵也秦舊周也先王遺化猶有存者其曰同袍者相賙之意也其曰同仇者相死之心也但秦不善用之一導之以武事而不知以禮故敦厚之風化為剛暴之氣而遂至於不可禁也○朱氏善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讎之舉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集傳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
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
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
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
有招音翹舉也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
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
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

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
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
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
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集說

陳氏鵬飛曰襄公據西戎救王室之難因此列為諸侯故其民至是猶知王室之尊

然後知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本於人心者未泯讀文侯之命者歎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謝氏枋得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傳可以知天下無復讎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秦國何人所作千載而下聞其風莫不興起況親炙其人乎

附錄

孔氏穎達曰康公以文七年立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

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序故云利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范氏處義曰襄公征伐不休則詩人美之謂其有王命而復世讎是民之所同欲也康公征伐出於修怨逞忿且無王命豈民所欲哉詩人再三以王于興師言深譏其征伐不自天子出也

案序無衣刺用兵也不指某公鄭箋則指康公朱子初解曰襄公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惠公令狐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是以此詩為刺也集傳以為秦人平居相謂之辭則似美而非刺然引蘇轍之言曰秦本周地其民猶思周之盛時則作東遷以後詩觀矣

然東遷後康公有令狐河曲及滅庸之舉未聞
有為王興師之事則序之以為刺或亦然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

繩證反

黃

集傳賦也舅氏

毛氏萇曰母之昆弟曰舅○孔氏穎達曰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

謂為舅氏

秦康公

孔氏穎達曰康公瑩穆公子

之舅晉公子重

平聲

耳也

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
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

於咸陽之地也

孔氏穎達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理志云右扶風

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王氏應麟曰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即咸陽也郡縣志京兆府

咸陽縣本秦舊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秦咸陽在今縣東二十二里路車諸侯之車也

董氏道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氏道行曰路車繁纓七就乃象革二路若金路玉路非天子封建同姓不得而有乘黃

四馬皆黃也

集說

嚴氏粲曰送舅涉渭至水之北何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馬而已歎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如

采菽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也見殷勤繾綣於舅而思母之意隱然於不言之中矣○黃氏佐曰贈之只是行者必以贐之意不須說舅歸為諸侯我可無路車乘黃之贈乎如此則贈之之意似見不誠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叶新

何以贈之瓊瑰

反古回

玉佩

叶蒲
眉反

集傳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

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

沈氏守正曰詩本送舅而序云康公

念母指其意中事也

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

思耳瓊瑰石而次玉

孔氏穎達曰瓊者玉之美名瑰是美石之名也佩玉之制惟天

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

集說

孔氏穎達曰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

母存也○嚴氏粲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

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瓊瑰玉佩雖贈之貴矣然未足以舒我心之思也

總論

輔氏廣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固如是也○薛氏應旂曰上章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象贈之下章是送之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

渭陽二章章四句

集傳案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

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
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
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
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
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
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
自克於令狐之役

劉氏瑾曰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

怨欲

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克之

則怨欲可消矣

集說

范氏祖禹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

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朱氏道行曰讀渭陽便見晉伯中原皆西秦羽翼雖曰甥情實奉父命傳記穆公為重耳慮與以紀綱之僕三千人皆所以鄭重其行藉以定晉者也春秋於秦晉交戰每主晉客秦多抑揚焉即錄詩渭陽之意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集傳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

馮氏復京曰案夏屋毛無明訓鄭則以為

大具以食我王肅以為屋室之屋而朱子從之

承繼也權輿始也

胡氏一桂曰陳氏曰

作量自權始以準量由此而生造車自
興始以蓋軫由此而起故謂始曰權輿

○此言其君

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寢衰供億

寢薄

杜氏預曰供給億安也

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

言不能繼其始也

集說

蘇氏轍曰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其深廣至於康公而過之薄矣食之無餘者故曰不承

權輿○輔氏廣曰以為不能繼其始而已無已甚之辭也讀是詩者則知可以怨之義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

叶已反

今也每食不飽

叶補苟反

于嗟乎

不承權輿

集傳賦也簋瓦器

孔氏穎達曰考工記云瓶人為簋則簋是瓦器也易損卦二簋可用

享注云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為之也

容斗二勝

王氏達曰勝孔

疏作升

方曰簋圓曰簠簋盛稻梁簠盛黍稷四簋禮食

之盛也

孔氏穎達曰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膳稻於梁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梁者以簋然則稻梁

當在簋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為四簋知此四簋之內兼有

梁稻

集說

輔氏廣曰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

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謝氏枋得曰孟子曰古之君子所就三

所去三康公之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飢餓免死者乎康公固可刺當時號為賢者亦恥矣為可恥矣

總論

范氏處義曰此詩始終言飲食蓋人君禮貌其臣意之厚薄即是而可卜也○朱氏公遷曰秦君非有好賢之誠心者故其無恒如此○姚氏舜牧曰凡人君之禮賢與賢者之所自處不獨在居食之間然非此不足以見其意也此而寢薄禮意從可知矣此賢者之所為去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集傳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

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

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

巨廉反

我於市遂稱疾申

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

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

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

去亦此詩之意也

輔氏廣曰引穆生之事為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

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
舖歡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集說

孔氏頴達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

者交接有始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
○嚴氏粲曰以伐木觀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案是詩朱子初說仍依序指康公而言呂祖謙作讀
詩記嘗引之矣及著集傳則泛言其君而不辨序說
為非是至章末引楚元王事為證則猶
是序意也故前儒從古義者叅錄之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集說

張子曰車鄰駟驥小戎諸詩武事備矣
蓋其地與戎錯而秦仲以來武事最勝

故能使秦伯有天下者是詩也而使之不二
世而失國者亦是詩也夫其嚴急之風與三
代溫柔敦厚抑何遠哉○錢氏天錫曰康節
論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謂其知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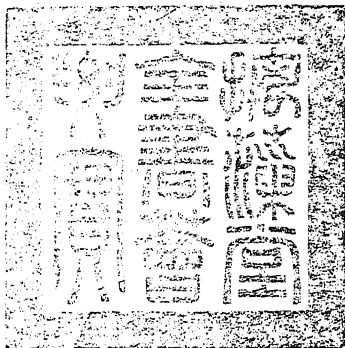
之必為秦也即其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伯
以來列國皆已不振唯秦獨駸駸乎始大故
齊晉之後次以秦風周亡而秦興夫子已早
見其兆矣不然秦始僻遠實與吳楚僭王等
乃吳楚詩無傳而秦風卒不
削以此知康節之言益信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七

謹案第八頁前七行郭璞曰刊本郭璞訛孫炎據
爾雅注改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晉昭侯封季父成師於曲沃
刊本父訛弟據左傳改

第六十二頁後六行集傳大戎胡姬刊本大訛犬
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施昌華